

初论萨丕尔语言“沿流”之简化流向

王平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摘要:从分析萨丕尔的语言沿流观入手,进而考察语言过去的历史,从而论证萨丕尔所指“语言沿流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大体上可以从语言过去的历史推断出来”,得出语言过去的历史即为不断趋于简化的历史,进而推断出语言沿流是朝简化这一方向发展的。此外,对萨丕尔《语言论》中关于语言沿流的论述进行详细剖析,发现萨氏在论述英语三大沿流的表层背后,实则是在强烈暗示语言沿流之简化流向。这样,以语言过去简化的历史和萨氏在语言沿流论述中精心暗含的关于语言简化的言语论据相互印证,所以,论断萨丕尔言及但未明确表明的语言沿流之总方向——简化。

关键词:语言“沿流”;语言简化史;“沿流”方向

中图分类号:H31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1)01-0109-05

谁都知道语言是可变的,是随着时间纵向发展的。萨丕尔将语言的发展演变定义为一种“沿流”^[1-2],并且认为语言的沿流有一个总的流向,而且这个总的流向是预先决定了的,其预先决策者则认为是语言的内在模式。这是萨丕尔所特有的语言观,也是萨氏语言观中最为悬疑的地方。不仅于他之前的语言学者不曾有人有这样类似的观点,更为意外的是,在他之后的语言学者既没有人继承他这一语言沿流观,也没有人对此观点进行过学理上的批驳。所以,试想若萨丕尔是对的,语言的沿流确有这么一个总的发展方向,那么萨氏在《语言论》中又为何不明确指明语言到底是有怎样的一个总的发展方向?而只是一再肯定语言沿流确有这么一个方向,并且“这个方向大体上可以从语言过去的历史推断出来。”^[3]鉴于此,本文就将试图揭开这层悬疑面纱,深入分析萨丕尔语言“沿流”观,并依萨氏所言尝试总结了语言过去的历史,从而推断出“这个方向”。

一、萨丕尔语言“沿流”观

陆志韦先生在萨丕尔《语言论》译本序言中论述说:“沿流是语言无意识的精神表现,原文叫 drift,大意是指语言的历史就像是一条河的流动,缓慢的,表面上看是迂回曲折的,但最终是可以看出有一定的流向,是

预先决定了的。”虽只寥寥数语,却语语中的。语言沿流流向的形成是无意识的,“它是由说话人无意识地选择的那些向某一方向堆积起来的个人变异构成的。”^[4]也就是萨丕尔认为的每一种语言的表面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背后都有一个稳定的无意识的心理模式,所以,说话人也就是语言的使用者对个人变异的选择她是无意识的,而无意识中选择的那些符合沿流的个人变异就被堆积起来并且被接受了,未被选中的不符合沿流的就被抛弃了。

当然,“语言自成为一个潮流,在时间里滚滚而来,它有它的沿流。”它是历史的产物,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发展的。但只有那些符合沿流的语言才被留存下来。例如,汉语词汇中的‘乒乓球’(源于英语 Pin—Pong 拟声词)、抛光(源于英语 Polishing)等已归化汉语发展这一沿流。而象 laser 最早译为“莱塞”,后译为“激光”;Penicillin 初译为“盘尼西林”,后改译为“青霉素”。这都说明外来词的归化要符合汉语形声表意文字这一沿流^[4]。此外,萨丕尔认为语言“即使不分裂成方言,即使每种语言都像一个稳固的、自给自足的统一体那样保持下来,它仍旧会时时离开任何可以确定的规范,不断发展新特点,逐渐成为一种和它的起点不大相同的语言,一种

收稿日期:2010-07-14

作者简介:王平(1986-),男,江西吉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现代汉语。

实际上的新语言。”^[3]换句话说,语言有自己的发展趋势,它是可以自己独立发展的,即它是一个自在的,有生命的个体,它的发展变化并不受规范等外界因素的绝对制约。因为相对于语言这条历史长河来说,外界因素对她的规范制约最多只占一个时间点,而语言终将会越过这个时间点,离开那些规范不断地发展自己的新特点,最后甚至会发展成为一种新的语言。所以,萨丕尔认为语言它有它的沿流,有它自己的发展方向。

关于语言沿流的方向,萨丕尔在文中还有这样的论述:“语言的沿流是有方向的。或者说,只有按一定方向流动的个人变异才体现或带动语言的沿流,正像海湾里只有某些波浪的移动才勾画出潮流的轮廓。”^[3]在这里,萨氏明确提出语言的沿流是有方向的,但没有确切表明语言沿流到底会向什么方向流动,而只是笼统地说是有这么一个发展方向。而又因为个人变异具有随意性,所以只有那些按这一方向流动的符合潮流的个人变异才被接受,从而勾画出语言的轮廓,带动语言的沿流。而那些不符合潮流的个人变异则被波浪所淹没,被沿流所抛弃。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被接受的个人变异,作为沿流上的新特点,最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可能只是作为少数人的言语里的一种趋势而存在,但按萨氏语言模式理论,由于它们符合语言沿流的发展趋势,所以它们最后都会成为共同接受的言语里不可少的一部分。萨丕尔的这种分析是深入细腻的,强调了系统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前人很少这样做,对语言演变的研究很有启发^[5]。

萨丕尔在以上对语言沿流的论述中一再提到语言沿流是有方向的,但到底具体是有怎样的一个发展方向?他却并没有明确表明。所以,笔者试想是否可以从萨氏《语言论》的相关细节论述中寻找出线索来解开这个疑点。

二、语言“沿流”简化史

萨丕尔对语言沿流的论述可谓深入广博,提出了不少独特的见解,启人深思。其论述中,不乏还有这样的观点,耐人推敲,即如“语言的沿流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大体上可以从语言过去的历史推断出来。”^[3]也就是说,要获得语言沿流“这个方向”就得去考察语言过去的历史。所以,为推断出“这个方向”,我们从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这三个方面对语言过去的历史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几乎所有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都呈

现出一种简化的趋势。

(一)语音的简化

美国资深语言学家惠特尼认为,语言变化、发展的主要趋势是让人们发音容易,表达省时、省力^[1]。发音由难到易,这主要是由于人类生理上的惰性,总是想方设法的想要节省发音器官所耗费的力气。所以,语言的简化一般首先萌芽于口语,因为口语的随意性、自由性,为语音简化提供了可能。以下,从辅音、元音和读音弱化、脱落来考察语音的简化趋势。

1.辅音的简化

辅音的简化主要表现在复辅音的简化甚至是消失。例如,古英语的词首复辅音 hr, hl, hn, kn, gn, wr。发展到中世纪晚期,都丢掉了头一个辅音[h],如 hleapan > leap 等,而发展到现代早期,又进一步丢掉了[k],[g],[w]如 knock, gnaw, wring 等。虽然在词形上还保留了 k, g, w,但在实际读音上却丢掉了 k, g, w,很少有例外。此外,有些词尾的辅音连缀也简化了,如 climb, long 等,所以说,不管复辅音出现在什么位置上,由于它们没有元音,不能重读,常常弱化以至失掉其中的一两个辅音^[6]。

2.元音的简化

许多国家语言学者经过研究表明,几乎所有语言元音系统都在朝简化的方向发展。例如,英语发展史上出现的元音大变动在很大程度上简化了元音系统,如 labour-labor 中 u 元音逐渐弱化直到消失;斯拉夫语中词尾元音的弱化甚至消失,如词尾 ти 不带重音 и 时便弱化,最后消失;印欧语中长音节的缩短,复元音向单元音转化,如 gate[geit]-[get],甚至是三元音发音时,如果只出现一次气脉冲,它便缩减为双元音或单元音,如 [eia]-[ei]^[7]。

根据王力的研究,语音简化也是汉语语音发展的主要趋势。声母方面,从三十五声母发展到宋陈彭年《广韵》的 41 个声类,再到现代汉语只有 21 个声母。韵母方面,从十六摄简化为《要法》的十二摄,从四呼四等简化为四呼,从 206 个韵部发展到现代汉语的 39 个韵母^[8]。辅音方面,汉语中古辅音音位有 36 个发展到普通话只剩下 22 个^{[9][18]}。复辅音则是完全消失。

3.读音弱化、脱落

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为求方便、经济,读音弱化甚至是完全脱落也是语音发展的大趋势。例如,汉语,某些音受到在语流中所处的地位的影响往往弱化。如

二合元音变成单元音;清音浊化,气流减弱;浊音清化,音量减弱;前后元音变成央元音,失去声调读轻声等等。甚至有些音在连用时出现音素或音节脱落现象。如:豆腐[tou fu](英文发音)脱落成[tou f]^[98]。在英语中也同样存在读音弱化、脱落现象。如古英语-a,-e,-u不重读,在中古英语中一律变成含糊的-e。这些只有区别特征的词尾轻读后使古英语格最终消失^[1]。此外,英语中I am,It is,I shall等可以分别脱落成I'm,It's,I'll等等^[98]。

对此,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对语音的简化做了这样的解释:“那就是用一次发音来代替两次发音,或者用比较方便的发音来代替困难的发音。”^[10] Jespersen同样认为“当人们的惰性发展到极至,就会出现含糊,延长的声带模糊音,导致某些音弱化,甚至脱落。”^[11]总之,发音容易,表达省时省力是语音简化的重要因素,而这也正是语音发展的主要趋势。

(二)词汇的简化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人们对“经济”的要求越来越高,凡事讲效益,求方便,交际也不例外往往会避繁就简。这些变化自然首先在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上表现出来。词汇作为语言中最活跃的要素是最直接反映出生活的要求的。所以,为适应社会的发展,词汇趋于简化是语言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语音的简化也使词汇变得越来越短,这在所有的语言中都是常见的现象^[1]。实词由繁变简,由“自由”变“粘着”,先前长的带重音的形式变得更短和轻化^[11]。归纳其简化形式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1.词缀法

任何一门语言都不可能单纯无限增加词根、词缀的数量来新增词汇。英语,汉语也不例外。英语词缀法是很活跃的构词法,通过词缀构成的词占新词总数30%~40%,如:-ess表女性、雌性 hostess;-ism表…主义,…派 realism等等^[12]。而在汉语中,词缀法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词缀法产生了大量的新词。如,超-:超时代,超声波;-者:学者,作者,等等。

2.缩略法

(1)词的拼写由繁到简。如:colour—color,汉语也由繁体字简化为简体字。

(2)缩略词。由于信息量的大量增加,为求简便,缩略词在各种传播媒体和书报中大量出现。如:安理会—

安全理事会,HK(香港)等等。

(3)截短词。顾名思义,就是截去词的一部分,以剩下的部分来代替整个词。如:Prof—Professor。

(4)混成词。它是词汇朝通俗,简洁的方向发展的结果。也就是对原有的两个词进行剪裁,然后将余下部分拼成一个新词。如 chinglish(中国式英语)。

(三)语法的简化

在语言的3个要素中,语法的变化是最缓慢,但并不是说语法不发生任何变化,实际上它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并且是朝着简化的方向发展。例如:汉语从文言文发展到白话文,语言变得更加通俗易懂,逐渐口语化,语法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英语则冲破了传统语法的束缚,使英语从一种词形变化极为复杂的综合性语言而演变为一种分析性语言,极大简化了英语,使其变得更加的灵活,用词越来越通俗,句子越来越短小。其简化方式有省略、替代、类推作用等等。例如,当关系名词在关系从句中作动词的宾语时,关系代词往往被省略。此外,英语动词分词的形式一般是在动词原形后面加ed,例外的有 fallen, been 等等,但是有些词如 swollen 已经被规则化的 swelled 所代替^[2]。

综观语言语音、词汇、语法三大要素可知,语言是逐渐趋向简化的。也就是说,萨丕尔所指的语言过去的历史就应该是简化的历史,即语言沿流是朝着简化这个方向发展的。Jespersen在研究大量的欧洲语言后发现,近代语言具有形式简短、发音简单、容量记忆、结构更规则、句法中的不规则现象更少等诸多优点,并得出“任何语言都经历了从复杂到简单的发展历程,语言的简化是一种大趋势”的结论^[13]。

三、语言“沿流”之简化方向

当然,我们不可能仅凭萨丕尔所说的“语言的沿流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大体上可以从语言过去的历史推断出来”^[13]这一句话从而作出的语言简化史考察,就冒然论断萨丕尔言及而未明确表明的语言沿流之总方向即为简化。所以,为使得论证更具说服力,进一步依托萨丕尔《语言论》中关于语言沿流的大量论述,从中寻找出关于语言简化的言语论据以之来明确佐证萨丕尔所指语言沿流的方向确为简化。

萨丕尔在《语言论》中这样论述道:“不用说,我们对 whom 的用法里所包含的几个沿流感兴趣,并不是为了这些沿流本身,而是因为它们象征着在英语里起

作用的更大趋势。”萨丕尔在这里只用了一个比较含糊的词“更大趋势”，而没有明确表明具体是怎样的一个趋势？但他在之后对英语中三种主要沿流的论述，却无不在精心地暗示或论证着语言沿流之简化这一总趋势。

(一) 废除绝大多数变格分别的沿流，预示着语音的简化

英语变格系统的简化完全是语音现象^[13]。把主格和宾格抹平，它本身只是印欧语古老的造句变格系统不断简化过程的最后一章。印欧语的7个格(称格、属格、与格、离格、处格等)在日耳曼语里已经简化成四个格(称格、属格、与格、受格)。到了早期中古英语时期，表达格变的音节的语音形式更为简化，受格和与格的分别消失。新的“宾格”实际上是旧的受格和与格的化合。而且“有一种很强的趋势使所有格只限于用在有生命的名词和代词。”^[13]依凭以上这些论述，很明显，萨丕尔在试图说明变格系统简化的同时，也正在论证着语音趋向简化这一语言事实。

(二) 趋向于不变的词的沿流，预示着词汇简化的趋势

“英语力求达到观念和词之间的简单朴素的对应，词越是不变越好。”^[13]换句话说，萨丕尔认为英语的词汇它是乐意趋向于没有时态、数、人称等形式变化的。例如，完成态，过去态同形，单复数同形，等等。此外，“还有这样一群词也是由于不耐烦细致的色彩而牺牲有用的形式的例子：whence(从哪里)，whither(向哪里)，hence(从这里)，hither(向这里)，thence(从那里)，thither(向那里)，它们不能活到现在，因为过分侵犯了where, here, there这几个词的意义范围。”^[13]也就是说，任何变体只要与原词过于相近或没有独特之处^[14]，迟早都要消失。所以，从萨丕尔对趋向不变的词这一沿流的论述，可以看出萨氏客观上实际也论证了词汇趋于简化这一规律。

(三) 把位置作为最重要的语法手段的沿流，预示着语法趋于简化

在英语中，词序和词形变化两种语法功能是同时起作用的^[15]，但在英语发展的不同时期，两种语法功能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其发展经历了从主要依靠词形变化到主要依靠词序表达语义这一变化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英语的屈折形式越来越少，词本身的

形式越来越不足以表达造句的关系，句子里的位置就逐渐接管了原来不属于它的功能。”^[15]即英语逐渐从依靠两种手段表示语法意义转向只依靠词序这一种手段来表示，这是语法简化的一种现象^[16]，以语法位置的改变来代替各种复杂的词形变化和表达方式。毫无疑问，这必然会带来语法结构的极大简化^[17]。因此，萨丕尔把位置作为最重要的语法手段看作是语言发展的显著趋势，客观上也就论证了语法是在朝着简化的方向发展。

所以，从萨丕尔对英语发展的三大沿流论述中，可以看出萨丕尔无不在暗示论证着语言语音、词汇、语法三大要素都在朝简化这一方向发展的事实。依据从萨氏语言沿流论述中寻找出的关于语言简化的言语论据与对语言过去简化史的考察相互印证，笔者冒昧初次论断：萨丕尔在《语言论》中所论述的语言沿流的总方向即为简化。当然，在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繁化现象，但可以肯定简化始终是语言沿流的主流，也可以预见未来的语言沿流仍然会沿着简化的道路发展。

参考文献：

- [1] Jespersen, O.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4: 261, 269, 263, 328, 365.
- [2] Winfred P. Lehmann,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227.
- [3] 萨丕尔. 语言论 [M]. 陆卓元,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4] 林汝昌. 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应用 [J]. 湖南大学学报, 1990, 18(5): 3.
- [5] 胡明扬. 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155.
- [6] 张志毅. 印欧语语音简化述略 [J]. 外语学刊, 1983, (4): 43.
- [7] 西米恩·波特. 英语的变化 [M]. 杨希都, 等,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7: 7-10.
- [8] 王力. 汉语史稿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
- [9] 伍铁平. 普通语言学概要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 [10] 弗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商务印书馆, 1980: 207.
- [11] 赵学德, 王晴. 语言变化的动因、特征和趋势 [J]. 山东外语教学, 2008, (3): 16.
- [12] 张维友. 英语词汇学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 49.
- [13] 黄远振. 论语言简化现象及其成因 [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

- 报,2003,10(4):25-27.
- [14] 胡佑章.言语意义的层次[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79-83.
- [15] 郭高攀,王宗英,熊宜春.词级概念结构的认知理据与翻译[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14-117.
- [16] 滕浩娟.试析社会效率化与语言简化现象[J].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04,(1):78.
- [17] 陆勋林.语义网络的关系结构和词义检索模式[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82-85.

责任编辑:梁雁

Simplified Flow of the Sapir-language “Drift”

WANG P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This passage was started with going deep into Sapir's standpoint of the language drift,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and demonstrating that Sapir points out “the language drift has the direction which can be generally concluded by the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The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is the one which is going simplified constantly, so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language drift developed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simplification. Furthermore, we analyze the argumentation which is about the language drift i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in detail, and we found Sapir implied the simplified flow of the language drift intensively under the surface of his expression of the three drifts in English. In this way, the history of the simplified language and the argument about simplified language which is implied elaborately by Sapir in the statement of language drift can be confirmed each other, we can conclude in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main direction of the language drift which Sapir mentioned but not make clear is the Simplification.

Key words: language “drift”; the history of the simplified language; the “drift” flow